

奇甸说奇

■ 阮忠

状景寄情赋海南

丘濬在明代的影响,除政声、经学、史学之外,在赋史上也有一席之地。他的赋主要分为两类:一是感怀抒情赋,如因唐李习之的《幽怀赋》所作的《后幽怀赋》,还有《别知己赋》《怀乡赋》《和韩子别知赋》《别知后赋》等;二是状景寄情赋,如读苏轼《石钟山记》后作的《后石钟山赋》,写故乡海南风物的《南溟奇甸赋》。这些赋中,感怀抒情之作较状景寄情之篇更易动人,让人更容易了解他的襟怀和对朋友、故乡的情谊。但是,诸赋中最享盛名的,却是状景寄情的《南溟奇甸赋》。

《南溟奇甸赋》正文3000多字,可归于传统大赋之列。传统大赋的体式、表现方法与风格,自西汉枚乘的《七发》开创、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确立之后,就无人可以超越。那时,大赋相较屈原的《楚辞》、荀子的《赋篇》,被称为“新体赋”或“散体大赋”,篇幅长、散文化、主客问答及卒章显志是其基本格局。枚乘在《七发》里说的“比物属事,离辞连类”,是大赋主要的写作方法。这一方法因《诗经》的艺术方法赋、比、兴之“赋”而生,但较之《诗经》之赋的铺陈,大赋铺陈更富有气势,语言华美绚丽。丘濬的《南溟奇甸赋》具有传统大赋的特征。赋经历了两晋南北朝骈文的影响,一些赋的作者追求赋的骈化,如南朝江淹的《恨赋》《别赋》,晚唐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等,使骈赋成为赋的重要门类。丘濬所处时代较晚,受骈文、骈赋的影响,他的《南溟奇甸赋》在语言上运用了骈散相兼的形式,而不是纯散文化。

丘濬《南溟奇甸赋》的创作,起源于读了明太祖朱元璋御制文集里的《劳海南卫指挥敕》一文。朱元璋在这篇敕文中慰问海南卫指挥说:“南溟之浩瀚,中有奇甸,方数千里,历代安天下之君,必遣仁勇者戍守。地居炎方,多热少寒,时忽瘴云埋树,若非仁人君子,岂得而寿耶!今卿等率壮士连岁戍此,朕甚念之。”该文既赞许了海南,又表彰了戍守者卫指挥等人。朱元璋辞世23年后,丘濬才在海南琼山出生。他在《南溟奇甸赋》序中说“濬世家于海南,北学于中国,偶有所见,谨拜手稽首而为之赋”。



编者的话

“南溟之浩瀚,中有奇甸,方数千里”。明代理学名臣丘濬,依明太祖朱元璋《劳海南卫指挥敕》作《南溟奇甸赋》,由此“南溟奇甸”成为海南的代称。

山奇、川奇、物奇、人奇

丘濬1447年赴京参加科考,不第,后在太学读书。他所说的“北学于中国”当指此时。朱元璋文中称海南岛为南溟奇甸,丘濬偶见而心有所感,提笔写了《南溟奇甸赋》,状景寄怀。“南溟”是南海,语出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。庄子说北海之鲲化为其背不知几千里的大鹏,振翅从北溟飞到南溟,并称“南溟”为“天池”。奇甸之“甸”,本指京郊之地,却被朱元璋用来指代海南岛。既然朱元璋称之为“奇”,丘濬又为“奇”所感,故《南溟奇甸赋》便围绕“奇”做文章,开篇即以“爰有奇甸,在南溟中”点题,也引导了整篇赋文的创作走向。

遵循大赋的传统格局,丘濬虚构了“南溟奇士”与“翰林主人”的问答。“北学于中国,颉颃乎天下之士”的“南溟奇士”是丘濬自己的化身。“南溟奇士”用传统的夸饰手法自称:“肆言六合之外,驰骋百氏之间,自诧所生之奇胜,敢为高论,恣为大言”。步奇甸、奇士、奇胜后尘,“南溟奇士”所言自是奇言。这让“翰林主人”惊讶不已。他奇怪的是,你“南溟奇士”生长在寰区之外、涨海之畔,如此偏僻荒远,学何所受,道何所传,何从得知南溟奇甸之“奇”?于是有了“南溟奇士”夸南溟奇甸之“奇”。南溟奇士夸南溟奇甸“地益增而高,物若加而妍”“山

海口五公祠目前悬挂的“南溟奇甸”牌匾,是根据著名书法大家赵藩1920年题写的牌匾拓片复刻而成的。资料图



省档案馆珍藏的《南溟奇甸集》中载有《南溟奇甸赋》等丘濬诗文。

通讯员 韩学 摄

势曼曼而内向,波光跃跃而立起”,均为其后夸奇甸之“奇”张本。在说南溟奇甸“居岭海之尽处,又越其涯而独出,别开绝岛千里之疆,总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”之后,又夸其山奇、川奇、物奇、人奇。

其山奇,“其地可画而井,无以异于秦、晋之近圻”;其川奇,川水滔滔汨汨,“其尾闾收万水而灌众流,遂浩漾而无涯矣”;其物奇,“草经冬而不零,花非春而亦放”“物产有瑰奇之状,其植物则郁乎其文采,馥乎其芳馨,陆摘水挂,异类殊名。其动物则彪炳而有文,驯和而善鸣,陆产川游,诡象奇形”,既有天下之常有者,又有天下之素无者。

“南溟奇士”夸物之奇,引发翰林主人质疑:物奇如斯,何不谈人?难道奇甸之“奇”独钟于物而遗于人?丘濬在这里先说物后说人,抑而后扬,是作赋文气跌宕的技巧,借翰林主人之问导入对奇甸之人的赞美。丘濬在这里叙说了海南在夏、商、周三代后的世变风移,南溟奇甸“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,弦诵之声相闻矣,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。北仕于中国,而与四方髦士相后先矣。策名天府,列迹缙绅,其表表者,盖已冠冕佩玉,立于天子殿陛之间,行道以济时,而尧、舜其君民矣。孰云所谓奇者,专在物而不在人哉!”这番话说明南溟奇甸的风俗同于中原,其士同于中原之士,可谓人也“奇”。

翰林主人感喟、称道不已,觉得南溟奇甸之“奇”,至此得到了印证。

丘濬一生多务实,但这篇赋对海南之“奇”的描绘,多为想象之词。他驰骋神思,化古今为一体,叙述与议论同在,历史与自然共辉,其间浸润了自己对故乡海南深沉的爱恋和热切的期望,情深意远。就此而论,《南溟奇甸赋》不失为一篇奇文。周

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耐麪苞于榔豆
莢于柳竹或肖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蠻出沒兮凝石
鱗橫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竝蠻遊而數偶修蝦而
龍鬚文魚而鷗嚼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遂攢

电子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中的丘濬《南溟奇甸赋》(局部)。
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翻拍